

◆ 周怀英

贺即墨荣获 中华诗词之乡十周年

(一)

昌邑取经圆梦狂，
齐推五进建诗乡。
将军授匾汗青照，
即墨挥毫流韵香。

(二)

领头雁唱雅声甜，
音自文峰宝塔边。
通韵先吟颂国是，
留痕展馆尽佳篇。

(三)

吃水争歌挖井人，
彩霞长绕满城春。
东风应律思师长，
一曲乡愁发自心。

(四)

守正创新正道昌，
墨河韵味品牌香。
马山游客诗廊涌，
大雅乡音次第扬。

◆ 邱雨秋

与王君相识于即墨古城，大约2020年，我有一间小木屋摆放书香，他在北街摆摊抚弄琴弦。相识成友，之后几年间，夏夜他来亭前与小影星抚琴，春日去他古城所设琴坊听琴。早知他自己制琴，然制琴之地，一直没去拜访。

秋分前的周日，日丽风轻，突生一念，骑上单车去王家庄访他和他的琴。推开院门，便是高及屋檐的五株芭蕉，在小城，很少见到高达三米的芭蕉树，整个院落落在芭蕉的绿意中显得格外富有生机。

东院东南角落堆积着制琴的木材，而刚刚好漆的几张琴面摆在院西墙，用芭蕉叶覆盖着，更添古韵。忍不住站到一片蕉叶下仰望，这个大“伞面”被阳光照成透亮，绿玉一般温润，《西游记》中铁扇公主的宝贝，也不过如此吧。

◆ 李小平

静静的墨水河

一条河是一个城市的魂，墨水河就是即墨的魂。百转千折之后犹在低吟千年传奇，款款徐行之间却还浅唱悠悠岁月，而有了墨水河的即墨，便更加有了灵气，愈发活灵活現地游曳于生活中。古代的即墨城以地临墨水而得名，墨水河赋予即墨灵韵与雅致，即墨则让墨水河的名字更加响亮。

翻开即墨亘古沧桑的历史，就仿佛是墨水河缓慢而强势地经过了自己，这奔腾的血液啊，浸润着古城的每一间房，每一扇窗和每一盏温暖的灯光。

既然城临墨水，来到即墨，就肯定要去墨水河边遛遛，看看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，哺育出熠熠生辉的即墨文明，自己也好沾点灵气，虽然写不出锦绣的文字，但可以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。

怀着对厚重历史的崇敬与仰慕，在初秋清晨的微曦里，我穿街过巷来看你。

那弥漫的雾，这时候还懒洋洋地倚靠在河床上，枕着软绵绵的水草，墨水河

就这样朦朦胧胧地蜿蜒在我的面前，朝阳冉冉升起，从茂密的岸边树丛里漏下一道道光，有几只白鹭悠闲地飞着，芦苇丛里偶尔传出几粒鸟鸣，墨水河显得那么静谧，那么安详。

清粼粼的河水不紧不慢地流着，像慈祥的母亲小心地抱着怀中熟睡的婴儿，生怕一声哪怕是呵欠，也会惊动酣睡的水鸟，抑或是河流里的鱼虾。几个早起的钓者，此时便坐在岸上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水面，怀着一份忐忑又期待的心情，一动不动的像个雕像。

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墨水河吗？这就是曾经哺育了62进士600多名贡生的古墨水河吗？这就是哺育即墨莘莘学子的新墨水河吗？

就是这条波澜不惊的河流，却见证了即墨几千年的历史，沧海桑田，哺育了即墨千年的文明。从古到今，墨水河流淌的是历史的延续，是朝代的兴衰，是民众的希望，又催生了多少波澜壮阔的故事，诞生了多少流传至今的传说，让无数即墨人骄傲，让无数即墨人为她

折腰。光耀千秋的即墨大夫、汉谏大夫王吉、音乐理论家王邦直、御史父子蓝章与蓝田、文章名天下的周如砥、兵部尚书黄嘉善……这一个个闪亮的名字，如星如灯，激励着新时代的即墨人踔厉奋发、勇毅前行。

这又是一条充满着乡愁的河，曾经承载了多少人童年乐趣，也时常走进城市文化的褶皱之中，潜入多少即墨人的思乡梦境。

此时，你可以什么都不去想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去做，只是沿着河堤上这条小道，徜徉在这千年的历史画卷中，深深地呼吸着带着丰富氧离子和文化灵气的湿漉漉的空气，让这一股清新在肺腑间回荡。

此刻，我非常想幻化成一支如椽大笔，饱蘸墨水河之水，用一股直插云霄的豪气，在天地之间，深情抒写新时代的精彩篇章。

李小平，甘肃省定西市漳县新寺中学



墨水河畔 初明奇 摄

秋日访“琴”

东厢房是制琴室，斧、凿、钻、弧铲、卷尺等各类工具，或放在架子上，或挂于墙壁，样式繁多，也只有主人自己使用起来顺手、娴熟。他说，现在一年只能同时制作3-4张古琴，需要经过选用老料、切割静置、冠角雕刻等十个步骤，其中较难把握的是挖槽时的厚薄、灰胎的调和打磨以及上漆过程的繁琐，都需要技艺、心境的考验，每张成品琴订做价位在1.5万至3万不等。

王君并非科班出身，从事动漫的他，因喜爱古琴便放下其他，专心自学古琴并外出学艺，终于在制琴和弹琴方面实现双修，得到不少专家和听众的认可。

爱与坚守，可以抵达理想之地。茶泡上，先弹一曲吧，他说。静坐一旁，聆听《平沙落雁》，秋天应有的纯正味道，空阔、幽远。至于一丝丝寂寥

之意，那是独行田野的欣喜、怅然，余音绕梁，久久不愿落下。

文史大家东崂逸人在《耕读堂听琴》中写到，他邀古琴大师袁中平到即墨家中抚琴，于是就有了妙境，“这美妙之音或来自漫无津涯的天空或来自苍茫不尽的远古，如旖旎之风，如潺湲之水，如纤缦之云，翩跹而来，娉婷而来，飘逸而来。”“其时，窗外的几树桂花正开得热烈，浓郁的芳香也探进来，拥进来，挤进来，与这妙音交流融合起来，氤氲浑然成一团；一时间，我也恍惚朦胧，如痴如醉，化入这美妙的音乐之中，依云而翔，随水而流，逐云而飞，不知‘我’之所在哉！”

想到此段文字，自己便“道不得”了。听音而静，万念俱收，让身心在秋风秋野中徜徉。不动念想，不动文字。时，窗外阳光正浓，蕉叶光影透进来，时光宁

静，岁月澄明。人家也是祥和的吧。

琴罢，坐下品茗。聊起学琴，他说，指法很简单，“背个口诀吧，右手散，左手闲，大拇指可托又可擘，内抹外挑靠食指，中指勾剔见真章。”照他所言，似乎容易了些。巧的是，他也曾当面聆听过袁中平大师拂过琴。聊至兴起，他又起身去翻出三十年前手抄的诗歌及自己写的诗，原来还是位文学青年。

艺术是相通的，当诗歌遇到古琴，文字在琴弦上跳跃，灵感和禅意交融，现实与时光转换，那种美到骨子里的松爽，格外动人。不觉十二点半，兴尽而返。告别门前两年树龄的青桐树，宜官琴社的小匾额。

宜官坊，位于即墨区环秀街道王家庄村，乃主人王清阳制琴练琴之地，有缘有幸，可来一坐，芭蕉荫里闻琴声，胜过人间数年奔波。